

# 郑州航空港区将军冢遗址主要发现和收获

将军冢墓地位于河南省尉氏县大马乡周家村，现由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西距新郑市22公里，东距尉氏县19.7公里。将军冢区域地形整体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特点，将军冢即位于东部岗地之上。

2023年6月，为配合郑州航空港区国际陆港项目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对将军冢展开发掘。经过发掘，墓葬主体结构 and 陵前建筑结构基本厘清，出土陶、铜、铁、铅、石等材质文物100余件。现就将军冢发掘过程、墓地结构、出土文物和学术价值等内容进行介绍。

### 发掘过程

将军冢发掘之前由封土和现代庙组成，均坐落在高岗之上。以高岗为将军冢遗址范围，面积约5400平方米。现代庙由正房和东西厢房组成，院内有两块石碑，分别为光绪二年功德碑和公元2000年功德碑。圆台形封土现存直径约60米，山岗坡度从路面开始延伸，到封土区域高差1米，封土底部至封土顶部最高高差5米。

发掘区域分为两部分，封土和封土前建筑基址。封土区域采用十字法布设发掘区域，以横纵两壁作为参考，逐层清理。

封土前的建筑基址布设10×10米探方9个（前期布设6个，后期扩为9个），并对围挡保护外东、南部区域布设10×10米探方3个进行发掘，仅有夯土，无其他遗迹现象。

### 墓地结构

将军冢墓地由墓葬本体和墓前建筑构成，墓葬本体由封土、墓道、封门、前室、中室、东侧室、西侧室、后室组成。墓道为长斜坡墓道，封门由封门砖、拱券、门额等结构组成。同时，在将军冢墓前北部和中部地区也发现了同时期的建筑遗存，分区域命名为1~5号建筑基址，其中1号建筑规模最大，结构清晰，是主要的陵前祭祀场所。

#### 将军冢墓葬主体

将军冢墓葬封土为圆台形，底部直径约60米，顶部直径约15米。封土现存5米，由沙土和红黏土混合夯筑而成。

墓道为长斜坡墓道，口大底小，底部平坦，东西两壁有构筑墓道过程中木板加固的痕迹。清理过程中，发现虽然当前深度有木板加固痕迹，但是墓道两墓壁填土并非原始墓道边。经过发掘，在西部墓壁发现了原始墓边以及工具加工痕迹。根据上述现象推测，墓道营建并非下挖而成，应是先构筑墓室，墓道预留空地，墓室营造完成以后，墓道由外而内逐步夯筑而成，再预留通向墓内的通道。

封门由封门砖、拱券、门额等结构组成。封门砖由长条形方砖呈人字形互相交叉，自下而上直砌而成。每层约15排，共计13层（组）。封门砖之外堆砌有半砖堵门，约24层。封门砖两侧为门墙，为长方形砖平铺对缝横砌和侧立直砌相间垒砌而成，砌法组合为3层错缝直砌+1层侧立直砌，共计5组，10层。

门墙之上为封门券顶，由长方形砖竖排对缝起券和横排对缝起券相间垒砌而成，各自1层组成1组，共计4组，8层。封门墙建在券顶之上，由长方形砖平铺错缝横砌而成。目前揭露21层。封门墙其上有两层长方形砖，分别为侧立横砌和平铺错缝横砌而成。

墓室由前室、中室、后室和东西侧室构成。

前室由石门和墓室组成，长2.6米，宽2.6米，高4.9米。石门由门砧、门柱、门扉、门额组成。其中门柱、门扉均被遭盗掘。石门额刻有画像，应为天禄和麒麟，雕刻技法应为减地浮雕。

前室墓室铺地砖及墓壁砌法与甬道相同。甬道铺地砖为横向人字形平铺而成；墓壁为侧砖丁砌而成，自下而上三顺一丁垒砌而成，共计4组，16层，高1.08米。

前室墓顶为四面结顶式穹窿顶。自墓壁第20层开始，四壁同时起券，平行垒砌，四面转角之处加用横砖，以使四面墓顶逐渐内合，顶部收结为小方形。共计67层，高3.5米。前室墓壁和墓顶高共计5.1米。

中室石门结构与前室相同，门额刻有画像，应为龙和虎，雕刻技法与前室一致。中室和东西侧室与前室互相连接，砌法相同。

东侧室出土大量陶器，可辨器形有陶壶（彩绘）、矮领罐、陶灶等陶器。

后室甬道铺地砖与中室相连，砌法相同。甬道墓壁根据砌法分为南北两部，靠近中室部分为侧砖丁砌而成，自下而上三顺一丁垒砌而成，共计3组，12层。靠近后室部分除第一层为丁砌外，其上均为平铺错缝垒砌而成，每层一顺一丁，共计24层。受到甬道墓壁砌法差异，甬道墓顶起券位置和方法亦有不同。南部区域在墓壁第12层开始起券，墓顶砌法竖排错缝起券而成，有3组侧立和1组横砌，砌有28层，共计4重券顶。北部区域

在第24层起券；墓顶砌法为竖排起券，计有18层，共2重券顶。后室墓室铺地砖为长方形砖纵向侧立平铺而成。墓壁为侧砖丁砌和平铺错缝横砌而成，自下而上第一组为三顺一丁垒砌而成，仅有1组。除第一层外，之上墓壁砌法均为条砖平铺错缝横砌而成。墓顶与前室砌法相同，亦为四面结顶式穹窿顶。墓壁从第45层开始，四壁同时起券，顶部收结为小方形。

将军冢墓葬的前中室和东西侧室墓室砖结构砌法基本相同，仅在墓顶和墓壁用砖层数略有不同；铺地砖均为横向人字形南北平铺而成，墓壁为侧砖丁砌而成，墓顶为四面结顶式穹窿顶。后室甬道铺地砖与中室相连，砌法相同，而甬道墓壁根据砌法不同分为南北两部，两部甬道墓顶因此起券位置和方法亦有不同；后室墓室铺地砖为长方形砖纵向侧立平铺而成，墓壁为侧砖丁砌和平铺错缝横砌而成。

从上述墓葬砌法和形制描述可以发现，后室相对于前中室和东西侧室在砌法上存在不同之处。推测原因在于，后室建造时间略晚于南部四个墓室，工匠以相同砌法建造后室时（已营建了部分甬道和墓壁），某种原因打乱了墓葬营造进度，导致后室营造工艺与南部四个墓室不同。

后室中部有一葬具，葬具长3.6米，宽2.25米，推测应为墓主人的棺槨，棺槨上有朱色和黑色的彩绘漆皮，拐角处有大量的铁钉。棺槨内部出土有铜钱、铜环装饰。北部设有边箱，长0.5米，宽0.1米，内有一具人骨，初步判断为成年女性，头向东，面朝下。

#### 将军冢陵前建筑

墓葬主体西部、北部和东部均发现车辙痕迹，西部车辙深度和数量最多，由此推测，墓葬营建过程中主要的操作区域在西部；北部和中部区域发现大量建筑遗存，出土有方砖、瓦当、板瓦、筒瓦、陶罐、陶盆、铜镜、铜钱、铁刀、铁削等器物。

根据建筑基址瓦砾层密度和结构分布情况，以1号建筑为中心，逆时针描述可以划分5个建筑。1号建筑位于建筑区中部，面积约108平方米；2号建筑位于1号东部，面积约40平方米；3号建筑位于2号北部，面积约38平方米；4号建筑位于1号西北部，面积约20平方米；5号建筑位于1号西南部，面积约16平方米。1号建筑保存较好，结构清晰，现主要介绍如下：

1号建筑位于建筑区中部，初步判断，应由两个房间和过道组成。现存南部、中部和东部墙基。

根据发掘情况初步判断建筑墙基构筑方式和结构特点如下：

首先下挖墙基基槽，两边侧立砌以条砖或者石板，南部墙基北侧砌有石板，南侧则为条砖；中部墙基则南部两侧均为条砖。墙基内部夯筑填土。东墙和南墙外侧均有柱础石，推测应在墙内或者墙外埋有柱础。东南墙外一层铺地砖显示，1号建筑之外可能还有设置散水。中部墙基和东部墙基中部均有砖砌通道，推测应为建筑内部排水设施。

整体来看，将军冢墓葬主体之前的建筑基址主要遗物为建筑材料，主要堆积为条砖、板瓦、筒瓦、陶片，还有少量的陶器、铜镜和铁器等。建筑材料主要为瓦当和条砖，其中瓦当为汉代典型的卷云纹瓦当，在主要建筑区均有分布；条砖除了普通的长方形砖，还有少量的五字纹砖，上述两种方砖与墓葬主体所有的砖形制相同。陶器主要为矮领罐、泥质红胎，陶衣为灰色（黑色），烧制温度较高，与墓葬主体用以填砖缝的陶罐相同。铜镜仅剩残片，纹缘较宽厚，内填有斜线卷云纹，再往内部有连弧纹，连弧纹内圈有一周圆带，内部填有铭文，可辨字有“吏”“宣”。

1号建筑中部过道连接北部祭祀区，角度与墓葬主体墓道相同。1号房址与墓道之间发现有影壁和大量火烧遗迹，部分遗迹应为陶灶。墙基为东西向，由条砖铺底，南北两侧侧砌有侧立陶瓦。红烧土内出土有铁刀、铁削和铁箭镞等器物。

1号建筑基址坐北朝南，中部通道方向与将军冢墓葬本体基本一致。祭祀区位于建筑基址和墓道之间。根据用火现象、出土器物 and 遗迹分布情况，推测1号建筑基址应为当时主要的祭祀区。祭祀者从1号建筑基址通道前往陵墓主体进行祭祀，祭祀位置主要位于墙基南部。祭祀内容与用火和刀削器相关。

### 认识和收获

将军冢墓葬形制与郑韩故城汉墓及中原地区汉墓砌法相同，出土的陶器、钱币符合汉代风格特征。墓道封门乱砖封门处出土两块铅板，其性质应为买地券，铅板文字中“地下两千石”“地下诸神墓门皆不得留难”“主伯”“薄命早死”等表述均为典型汉墓买地券常用词。建筑基址发现大量汉代卷云纹瓦当、条砖和陶器，其中条砖形制和纹饰与墓砖相同，陶器则与墓葬东室陶罐完全相同。

综上分析，将军冢墓葬主体和建筑基址应为同一时期。综合考虑墓葬形制、出土陶器、钱币年代和买地券文字表达等因素，将军冢墓地年代应为东汉中期。根据铅板文字记录中“熹平五年”“闰月”“辛卯朔”等记载，将军冢年代应为汉灵帝熹平五年前后。关于墓主身份，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规模，将军冢与同为东汉晚期的洛阳白马寺汉墓、亳县董园村1号、2号墓规模相近，由此推测，墓主级别应是东汉晚期的列侯。

### 价值和意义

将军冢遗址墓葬本体以及墓前建筑基址这一组合发现在全国同等级墓葬中材料较少，这了解东汉晚期高等级贵族墓的陵园设施、祭祀活动和墓葬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墓葬后室砌法与其他四个墓室明显不同，且存在打破关系，可能反映了汉代合葬传统下特殊的埋藏学现象，为研究汉代高等级贵族的葬俗葬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另外，墓门出土的铅板明确了墓葬年代，奠定了将军冢在东汉高等级墓葬分期研究中的标杆地位，对当地的文化脉络发展、汉代墓葬分期及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张家豪 樊温泉 常宏杰）

## 北京金中都端礼门遗址2024年考古新发现

金中都是北京建都之始，始于金帝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年），距今有872年的历史。金中都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部，主要区域横跨西城区和丰台区，是一座由外城、皇城、宫城三城相套而成的都城，占地约25平方公里。

2024年4至10月，为配合丰台区万泉寺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金中都端礼门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较为重要的发现是金中都外城相关遗迹，包括城墙、城门、瓮城、马面、护城河、顺城街、门内大街、道路路沟、城外排水沟等九大类都城要素，共计13处遗迹。

本次发掘揭露的端礼门是金中都外城西南城门，位于丰台区万泉寺村北，骆驼湾街以南，西距金中都万泉寺南城墙遗迹保护单位约200米，东距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1.7公里。

### 城门址

城门址由东、西两侧墩台和中心单门道遗迹组成，东西总面阔30米，南北进深18米。其中，东、西两侧墩台面阔各约12米，基部均铺设三层较为平整的垫砖，每层砖厚约6厘米，垫砖之间用夯土夯筑，厚约10厘米，三层垫砖之上为夯土台基，残存高约0.8米。中心门道东西宽约6米，门道正中残存有将军石基础，路面见有数条清晰的南北向车辙，北侧发现有疑似马蹄印痕迹。



门道车辙（北—南）

## 江苏连云港市王坊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

王坊遗址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镇北部，王坊社区东南，北临青岛大道，西临日照大道，西南距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盐仓城遗址直线距离约17.38公里，东南距郛城遗址直线距离约5.23公里。

2023年7月至2024年3月，为配合当地基本建设，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联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王坊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发现东周及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345处。

### 地层堆积

王坊遗址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整体呈现自西北向东南渐趋变低的特征。由于现代村民的居住、耕种，原有的地层堆积被破坏，发掘区北部地层堆积较浅，南部地层堆积较厚。以T0201北壁和T0305东壁为例介绍探方地层堆积情况。

以T0201北壁为代表的南部区域堆积情况：

①层为现代耕土层。遍布整个发掘区，灰色黏土，土质疏松，包含植物根茎、瓷片、现代垃圾，厚15~25厘米。第②层为浅黄色夹水锈黏土，土质较疏松，包含少量植物根茎、砂石及少量陶瓷片，厚10~20厘米，此层主要分布于发掘区南部，在发掘区中部、北部缺失。该层发现有明清时期的灰沟。第③层为灰黑色黏土，土质紧密，较硬，厚10~40厘米，包含少量植物根茎及陶片。此层主要分布于发掘区南部，在发掘区中部、北部缺失。该层发现有周代遗迹。③层下为生土。

以T0305东壁为代表的北部区域堆积情况：

①层为现代耕土层。遍布整个发掘区，灰色黏土，土质疏松，包含植物根茎、瓷片、现代垃圾，厚5~20厘米。②层为黄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包含砂石和少量陶片。此层主要分布于发掘区北部，在发掘区中部被冲积沟破坏，南部缺失。该层发现有周代遗迹。②层下为生土。

### 主要收获

本次王坊遗址发掘，共清理东周及明清时期各类遗迹345处，其中东周时期灰坑269个、灰沟37条、墓葬29座、井1口、窑1座，另有明清时期灰沟1条，墓葬7座。出土各类小件137件（套），器类较丰富，时代特征明显。

G6 位于探方T0101、T0201、T0301、T0401内，东西向。开口于②层下。平面呈长条形，口大底小，斜壁，平底。口长34、宽0.6~1.4米，底长34、宽0.2~0.4、深0.75米。沟内堆积分两层，①层填灰黑色黏土，包含少量烧土颗粒和炭粒，厚0.45米；②层填深灰色黏土，包含零星烧土颗粒，厚0.3~0.6米。出土物以夹砂红陶片为主，纹饰多见绳纹，器形可辨有鬲足、口沿、罐腹等。根据开口层位及出土物，初步判断为春秋时期。

在城门外侧发现瓮城，呈马蹄形。瓮城墙宽约19米，瓮城内东西最长39米，南北最宽28米，瓮城墙南侧正中遭到晚期破坏较为严重，未见夯土遗迹，初步推测可能是瓮城门豁口所在的位置。在瓮城内东侧发现踩踏活动面，路土较厚，车辙明显，反映了当时瓮城内的车辆往来与人类活动的情况。

### 城墙、马面与护城河

本次新发现的4处南城牆遗迹基部最宽处为23.5米，残存最高处约2.5米。因城墙正处于早期废弃的河道之上，基部挖就了规整的基槽，深0.8米，基槽内用碎砖、石与夯土逐层夯垫；此外还用规格不同、长短不一的木桩对墙体基础进行加固，这些木桩向下插入基槽，向上伸入墙体，起到地钉和永定柱的双重稳固作用，这些结构补充了以往对金中都城墙工程做法的认识。本次在南城牆外侧新发现1处马面遗迹，西距城门约80米，与城门形成攻守互补，这处马面遗迹仅存东半部，见有明显的后期拓筑迹象，拓筑后的马面南北进深13米，东西面阔残宽8米。

此外，在瓮城西南侧约11米处找到1处护城河遗迹，深约2米，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基本与瓮城墙相平行。

### 顺城街与门内大街

本次发掘在南城牆内侧发现了与城



路沟出土石甬



王坊遗址部分东周墓葬出土器物照片

J1 位于T0605东部，开口被破坏，系竖洞式井，由土井扩、陶井圈两部分组成。土井扩平面呈不规则形，南北长1.12、东西宽0.94米。共8层井圈，井圈平面呈圆形，直径约0.68~0.74、高0.3~0.32，壁厚约0.01~0.02米，外壁斜斜向粗绳纹。井内堆积不分层，内填黑灰色土，包含较多的陶瓦，少量陶片、石块。陶瓦器表多饰瓦楞纹，筒瓦、板瓦皆有。初步判断为战国时期。

M13 竖穴土坑墓。开口于第①层下，墓圻北部、墓圻西南部被现代坑打破，墓向110°。墓圻平面呈长方形，长2.9、宽1.54、深0.4米。内填灰黑色花土，土质较致密，伴有碎陶片出土。墓圻直壁、平底。根据残留棺痕印记，棺木残长0.9~1.54、宽约0.7米，放置在墓室北部。人骨破坏严重，只见上半身，葬式应为仰身直肢，头朝东。随葬品整齐摆放在墓室南部，共8件（套），有陶鬲、陶罐、陶甬、铜环等。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推断，M13年代应为春秋早中期。

M25 竖穴土坑墓。开口于①层下，墓向100°。墓圻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长2.6、宽1.28、深0.44米。内填灰褐色花土，土质较疏松。墓底仅见棺痕，棺痕长2.1、宽0.7米。人骨未见。随葬品置于墓室南部，共6件（套），有陶鬲、陶罐。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推断，M25年代应为春秋中晚期。

M26 竖穴土坑墓。位于探方T0406北隔梁下。开口层位不详，开口被晚期沟破坏严重，整体位于晚期沟内，仅存棺痕和人骨，墓向260°。依据现场情况复原M26墓圻平面呈长方形，长2.3、宽0.8、残深0.1米。墓底残留棺痕，棺痕东部保留棺钉，平面呈梯形，长1.9、宽0.44~0.56米。人骨保存较差，葬式应为仰身直肢，头向西，棺内发现戒指指1对、银簪1件，还在棺西侧发现瓷罐1件。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特征推断，M26应为明清时期墓葬。

M31 竖穴土坑墓。开口于①层下，墓向120°。墓圻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长2.4、残宽0.7~0.8、深0.3米。内填灰黑色黏土。在墓圻中部南壁上见一小窠，宽0.8~0.9、高0.3、进深0.4米。木棺保存较差，仅见棺痕，棺痕残长1.98、宽0.5米。棺内人骨保存差，葬式为仰身直肢，头朝东。随葬品置于小窠内，共4件（套），有陶鬲、陶豆、陶罐等。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推断，M31年代应为战国早期。

### 初步认识

通过本次发掘，初步判断王坊

墙相平行的顺城街道路遗迹，宽约11米，路土堆积较厚，分为早、晚两期，东西向车辙深而密集，在其中一处顺城街北侧发现路沟遗迹，宽2.3米，路沟内堆放排列较为整齐的石甬等作战工具，反映了当时城墙内外作战的情形。

在城门北侧发现门内大街道路遗迹，垂直于城墙，南北向，宽19.5米，向南与城门门道相通。门内大街道路路土堆积较好，尤其是道路中部的车辙较为密集。在道路西侧也发现有路沟遗迹，东侧未见路沟。

### 主要认识

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金中都外城南城墙东西长约4.5公里。此次发现的城门遗址西距金中都外城西南拐角1公里，根据南城牆上三座城门的分布情况，该处城门址当是南城牆上最西侧的城门。据《金史·地理志》《析津志》《金虏图经》《大金国志》中对金中都外城城门的记载，南垣西门为端礼门，为本次发掘的城门遗址定名找到了确切依据。

金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关于扩建的外城墙与城门，史料中有“诏广燕城”“广燕京城”“金天德三年增展都城”“天德三年作新大邑”“督燕都十三门之役”等记载，营建工程从天德二年（1150年）征调工匠开始，至贞元三年（1155年）基本告一段落，前后用时五六年。外城新扩建的西、南城牆以及城门当是在该时期内完成，主要工程可能在天德三年（1151年）左右进行，端礼门的营建也当在此时。

本次考古工作确认了金中都端礼门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门道、过梁式的门楼结构。这是首次对金中都城门遗址所做的正式考古发掘工作，也是罕见的金中都保存结构清楚的大型建筑基址，为探讨金中都城市防御体系提供了新依据，为金中都城市布局研究提供了新的坐标点。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执笔：丁利娜）

遗址大体分为两部分功能，遗址西南角应为居民生活区，遗址东北角为墓葬区。墓葬年代以春秋中晚期为主，考虑到部分墓葬被灰坑打破，及东北部发现有陶井、窑等遗迹和与生产相关的遗物，由此推断，或到战国时期，墓地停止使用，改为在此进行小型生产活动。

王坊遗址东周时期墓葬清一色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单人墓，分布集中，排列有序，墓向均为东西向，使用木质葬具，多为一棺，葬式明确的均为仰身直肢，头朝东。随葬品摆放在墓室南部，器物以鬲、罐、甬为主，少部分为鬲、盂、豆、罐的组合。根据墓葬形制、朝向、分布等因素分析，此处可能为家族墓地。

王坊遗址东周墓葬墓室内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或中部）为棺及人骨所在，南部用来集中摆放器物，这种葬俗是莒文化特有的，也是莒文化起源的显著特征。此外，东周墓葬出土器物也带有明显的莒文化的风格，基于此，该地应属于莒文化的统治区。而距王坊遗址直线距离5.2公里的山东日照市岚山区后稍坡东遗址也为同属于莒文化统治区的遗址。对比发现，日照后稍坡东遗址与王坊遗址东周墓葬均有着浓厚的莒文化特征，器物组合也较为相似，然而后稍坡东遗址部分东周墓葬有腰坑，坑内殉狗，这在王坊遗址东周墓葬中并未发现。据后稍坡东遗址已公布的资料以及山东大学教授王青等专家的研究可以发现，莒文化的墓葬均不带小窠，而王坊遗址部分东周墓葬带有小窠，我们由此推断，王坊遗址应以莒文化为主体，还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王坊遗址是苏北沿海地区近年来的一次重要发现，它的发掘为研究苏北鲁南地区东周时期的聚落布局提供了新的材料，这批东周墓葬的发掘也为研究该鲁苏北地区莒文化小型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执笔：张新凯 李岩 李明珠）



王坊遗址完工图（左为北）



G6完工照



将军冢墓地整体结构航拍